

親情小小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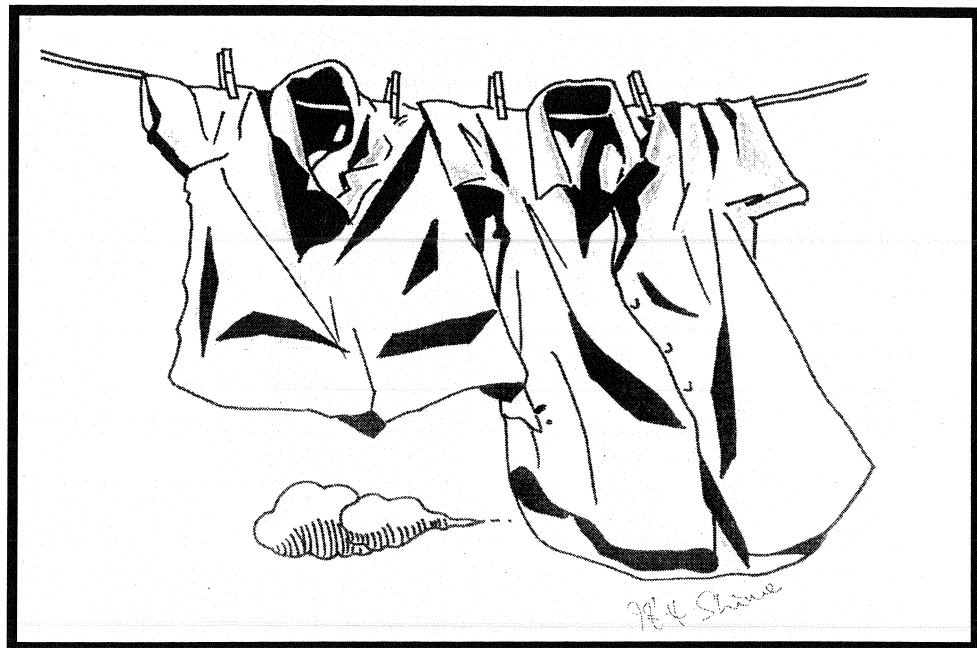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名 風的回憶 醫二 林耿立

第二名

風的回憶

作者：林耿立

插畫：杜偉寧



得獎感言：

我想，世界上有很多事是很奇妙的。

在這個故事中，有一部份是真實的；從真實的架構中，發展出一個虛構的故事，使整個世界有點似真似幻。

說來其實是有點慚愧，因為這個故事的完成度不是很高，架構上也太像以前我投稿過的一個作品；

居然能獲得評審的青睞，該說是運氣好吧。其實我真正想做的，是創造一個架空的世界，寫下一個豪壯、程放、有血、有淚、有歡笑、有生命的故事，像一個源遠流長的夢，一個童話般的時代劇。

我一直認為，透過小人物和小人物之間的小故事，進而表現出一個完全的世界觀、價值觀，才是文學的極致。文學不是在詞語上的雕琢，而是透過文字使生命躍然紙上，展現而出。

生命本身是偉大的存在，因為我們肯定自己，進而肯定生命。

離這個目標還很遠，希望有志者能一同努力，實現理想。

評審感言：

一篇“小孩見鬼”的短篇，惜乎張力稍嫌單薄，太過著墨於“女小鬼”說大道理，“僅以”女小鬼”仍等父母來接的結局，安排，頗富巧思，感人

那是一個遙遠的故事、悠久的回憶，是夢？還是現實？我已經忘了。

我只記得，那是個幻夢般的真實。

.....

小時候的我曾因為被地震嚇到而產生地震過敏恐懼症，不敢住在超過五層的高樓中。為此，我父母曾傷透了腦筋，最後決定要我轉學，搬到鄉下住一段日子看看。祖父住在嘉義縣的中埔，是一名醫生；由於祖母很疼我，便答應了父母的請求。於是，我便在鄉下住了半年。

中埔老家的後面是座不怎麼高的山，但對於孩提的我們卻宛如一面通天的巨牆，遮掩了一大片的天空，塑造了許多的幻想。我和住在我家附近的一兩戶人家的孩子們經常往山腳下跑，沿著一條產業道路，猶如在絲路上冒險的旅客，探索著無限的未知。產業道路的盡頭是一間空屋，雖然沒有人住，但依然保持著異常的清潔；我們這群孩子便把那裡當作秘

密基地，是玩耍和野餐的場所。這間空屋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，它是日式的房子；在老家附近大多是中國式傳統的平房，所以這間空屋顯得特別突兀。不知道是什麼原因，大人們總是很反對我們往那裡跑；每次去那兒玩，我叔公便會把我叫去罰站。但是罰站歸罰站，玩的誘惑往往占了上風；對我而言，只有將自己投入可以忘掉自我的狀態，才能克制在鄉下無聊得快發瘋的心。

只是，當時的我並不知道，會發生那樣的事。

.....

在鄉下待了將近半年以後，我已經和附近鄰居的孩子們混的很熟了——其中當然有不少是親戚——我這時才算真正地融入了鄉下的生活之中，不再留戀都市的一切。其實，當年的台北，和鄉下的中埔也沒有太大的不同；所差的，只是認識的朋友和同學而已。半年的時間對小孩子而言是很長的；那時的我，早已忘了自己是個台北人，就好像是個土生土

長的庄腳囡仔，起居、作息，全都和鄉下小孩子一樣。然而，命運卻是捉弄人的，我父母看到我的狀況不錯，便決定將我帶回台北，回到原來的小學就讀。

這對年幼的我，無異是個晴天霹靂的消息。要我離開一個已經熟悉的環境？一個我已經融入其中的地方？

離開台北時，由於病況嚴重，即使是在家中，也是每十分鐘就喊一次「地震了！」而蹲在地上久久站不起來。所以，知道要離開台北時，並不會有離鄉背景的感受。而要習慣了中埔的我再回到台北去，卻是令我感到極為難過的一回事：我幾乎已經認定了這裡是我的家，是我的故鄉。一個十歲的小孩當然不會想很多，於是我只是哭鬧著，喊著：「我不想走！」

「別鬧了！」父親生氣著罵著這個無理取鬧的小孩。母親也無能為力，只能安撫我，告訴我可以常常回來。不管我怎麼反抗，都沒有用。十歲的孩子又能做什麼

於是，我的命運就被這樣簡單地決定了。

悲哀的天使在靜靜的嘆息，誰說小孩子沒有煩惱呢？纖弱而未成熟的內心，就這樣遭受無情的打擊。

哭泣是沒有用的，別人不會因此而同情你。反抗也是沒有用，一個小孩子勢單力薄，哪裡會有人理你？我只能靜靜地聽著別人的冷言冷語。

「回台北好呀！這樣我們家族以後又要出一名台大的醫生了。」

「對小孩子來說這樣比較好。進好學校才有將來。」

「小孩子鬧一鬧情緒就過了啦，不用太在意的。」

「畢竟是小孩子，還是很不懂事。」

冷言冷語，風言風語。雖然不見的聽得懂，但就是這些意思。

(自以為是的『大人』們，你們又算的了什麼？)

(為什麼你們就是不懂我的想法呢？)

十歲的小孩或許不會想到這個層面，但是我那時候的

確是這種心情。我在極度的絕望之下，做了個決定：我要逃。

(逃到哪裡呢？)

是呀！一個小孩子又能逃到哪裡？跑不快又跳不高，根本就無處可去嘛。

那麼，躲起來好了。

(躲到哪裡去呢？．．．．．)

．．．躲起來，躲起來．．．

．．．躲起來，躲起來．．．

．．．對了，有那間空屋！)

十歲的小孩子，自然只能想到自己常去的地方。

「來．．．阿弟仔，你要回台北了呀。來，我送你這本書，要讀喔！」

叔公塞給我一本『十萬個為什麼？』。

(為什麼老是要強迫別人呢？我不喜歡這樣。)

當天晚上，一次又一次，我只是看著父母和親戚們寒暄，心裡卻有說不出的難過。

(害我這麼難過，自己卻高高興興．．．．．)

於是，我決定付諸行動。

我獨自走出門口，站在庭院

中往外看。

可是，夜晚對小孩子來說，還是很可怕的。即使想逃，我還是一步也不敢跨出家門。在深邃的黑暗之中，似乎有恐怖的怪物，正在張牙舞爪，準備將我吞噬。

「阿弟仔，你怎麼站在這裡？」嬸婆的聲音從後面傳來，她打開了紗門，走到我身後：「晚上不要跑到外面來，我不是說過了嗎？不要站在這裡，快點進去吧。該睡了。」

「可．．．可是．．．」

「噢？」

「沒事。」

嬸婆很疑惑地，將我帶進了房子。

．．．．．
睡房的燈暗了下來，哄我上床的嬸婆，輕輕地將門帶上。我知道，現在是我最後的機會；如果現在不趕快逃，待會兒父母就會進來睡了。而且我如果睡著了，就別想在大人起床之前醒來了。

(快！最後的機會！)

深刻的執念使一個小孩子做

出超越他能力範圍的舉動；我爬下床，躡手躡腳地走出睡房，趁大人們不注意的時候跑進廚房，並打開後門走了出去。

我反手輕輕地關上門，吁了一口氣；眼前是一片黑暗：未知的旅途、未知的世界。黑暗的惡魔在向我招手，幽冥的幻影在呼喚我的靈魂。（快！要走就趁現在！）

如果後悔的話，現在回頭還來得及；但是，我已經下定決心了。

我向黑暗中踏出倉皇的第一步；是的，奇異的旅途就這樣開始了。

.....

我在黑暗中尋找著平常熟悉的道路，卻像是閉著眼睛在摸索四周一樣，陷入了一片渾沌的場面。那時的我大概接近著瘋狂的邊緣，居然敢一個人在夜路中奔馳；現在想起來都覺得不可思議。花了比平常久一點點的時間，我終於找到了那間空屋；然而，映在我眼簾前的，卻是一幅想都想不到的畫面：

這哪裡是一間空屋呢？原本攀爬在牆上的少數蔓藤都不見了，四周的雜草也被修的整整齊齊，破掉的窗戶也全都煥然一新；最重要的是，房屋裡面居然亮著燈火！

（天呀！我是眼花了還是走錯地方了？）

我環顧四周，沒錯呀！這裡的確是山腳下的那間和式的空屋。

（還是說今天有誰搬進來了，所以變成這樣.....）



.....？）

當我陷入沈思之時，忽然「啪！」的一聲門打開了。一個小孩子從裡面走出來，拿著一盆水往地上撥去。由於太驚訝了，我的腳好像麻木了一樣，一動也不動，躲也躲不起來。自然地，我就被發現了。

「你是誰？為什麼站在這裡？」

那個小孩轉過頭來，瞪著站在原地發呆的我。這時我才發現對方是個年紀和我差不多的女孩。

（奇怪，我從來就不曾在附近看過這個女孩呀？）

我的疑惑也令我脫口而出：

「妳是誰？」

兩人對看相視。我不知道她的心裡在想些什麼，但我卻是滿心驚懼，心臟跳得像機車的引擎聲一樣快。終於，那女孩先開口了：

「這裡不是小孩子能來的地方，你怎麼會在這裡呢？」我怎麼敢說我是從家裡逃出來的呢？只好隨口編個理由：

「我.....只是出來散步，

不.....不小心就走到這裡來了。」

「喔？」那女孩眼睛一歪，似乎已經知道我在胡說八道。（糟了，如果她爸爸媽媽知道我是逃出來的話，一定會把我送回去吧。）

不安和失望，恐懼和驚慌，令我汗如雨下。

「嗯！你是偷跑出來的吧。」

我大驚失色，向後跨了一步：「妳.....妳怎麼會知道！」

（糟糕，說溜嘴了。）

那女孩瞪大眼睛地說著：

「啊？真的是偷跑出來的呀？」

（完蛋了。）

此時，我心裡想到的都是父母用各種嚴刑處罰我的場景。我的四肢彷彿失去了力氣，令我坐倒在地。絕望的心境，令我嘆了一口氣。那時的我完全沒有想到，這次的行動根本就不可能成功，更不可能有意義。

突然，那女孩脫口而出：

「進來吧！外面蚊子很多。」悲傷的我依然是坐倒在地上，一動也不動。

「叫你進來，聽到了沒有！」那女孩突如其來地大聲一叫，嚇得我立刻站起身來。不知為何，我完全無法違抗她的眼神，只得向前走去。抱著混亂的思緒，我失了魂似地跟著那女孩走進了那間房子。

一進房子，我就開始懷疑我的眼睛是不是花了。原本破舊帶有灰塵的地板，居然鋪上了一層乾淨的榻榻米；牆壁也好像粉刷過了，原本我們這些小孩的塗鴉都不見了。雖然沒有什麼裝潢，但卻透露出一股清靜爽朗的氣氛，令人精神為之一振。由於和腦中的印象相差太遠，我不禁脫口問道：「妳……是今天才剛搬過來的嗎？」

「誰說的，我一直住在這裡呀。」

「可是……我平常來的時候，這裡是一間空屋啊……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「你可能記錯了吧。或者你走錯地方了，這裡可能不是你平常玩耍的空屋。」

小女孩清晰的語音和機靈的

反應讓我大為驚訝。接著，她指示我坐下來；我本來是不敢坐的，但看到她的眼神，就覺得自己不能違逆她，只得硬著頭皮坐下。為了掩飾我的害怕和尷尬，我開始找話題講：

「對了，妳的爸爸媽媽呢？」

「他們沒有和我住在一起。這裡只有我一個人住。」小女孩一邊回答，一邊走進隔壁的房間。

「真的嗎？這……妳爸爸媽媽居然讓妳一個小孩住在鄉下，太誇張了吧。」

「沒什麼好誇張的，他們就是這樣。」隔壁的房間傳來了一些奇怪的聲音。

「妳在做什麼呀？」

「泡茶。你會口渴吧。」

聽她這麼一說，我真的開始覺得口乾舌燥。不一會兒，她就拿著一杯茶出來了。

「請用。」

「啊……謝謝。」

(第一次看到這麼有禮貌的孩子。可是，她剛才不是還在對我吼嗎？轉變那麼多，真是奇怪。)

「你一定覺得我很奇怪吧。」

「咦？沒……沒有……」

「別騙我了，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了。」

我沒有說話，只是沈默。她繼續說著：

「一個小女孩單獨地住在鄉下，當然很奇怪。我當然是有特殊的理由才會如此，你以為我喜歡這樣做嗎？」我搖搖頭。

「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悲哀和難過……別人是不可能瞭解的。」

我突然覺得眼前這個小女孩好成熟，一點都不像和我差不多年紀。

「倒是你，為什麼這麼晚了還在外面晃？真的是偷跑出來的嗎？」

我不好意思地點了點頭。

「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，為什麼要這樣呢？告訴我吧」不知為何，這女孩的聲音像是有魔力一樣，令我情不自禁地將事情的原委全都說了出來；她的眼睛直視著我，穿透我的軀體，直到我的靈魂深處，令我的一切思想無所遁形。

「笨蛋！」這是她靜靜地聽完

後，所下的評論。

「現在仔細一想，我真是個笨蛋；逃也不可能逃掉的，明天早上爸媽就會發現我了。我身上又沒有錢，就算逃掉也不能做什麼。唉！我真笨！準備要挨罵了。」

「豈止笨！還笨死了。從來沒看過這種人，只想到會不會被發現，會不會被罵……你有沒有想過，你爸媽會擔心你啊。他們現在可能正提著手電筒，到處在找你呢！」

「啊……！」

「還啊什麼，你說怎麼辦！」我低下了頭，開始為我輕率的舉動感到後悔。女孩的目光猶如一支利箭刺入我的心，我帶著悔恨的鮮血流了出來，流得滿地都是；接著，血化唯一隻張牙舞爪的龍，向我直撲而來……

「喂！我在叫你……你有沒有聽到呀？」女孩的聲音令我從幻想的迷亂中醒了過來。我全身不住地顫抖，汗水浸濕了上半身的衣服，眼淚也開始流了下來。

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我該怎

麼辦？」

「回去道歉呀？還有別的可能嗎？」

「道歉……？」我再也忍受不了，終於哭了出來：「不……不要！我不要回去！……我也不敢回去！……會被罵……會被罵……我不要！」

她拉住我的袖子，用力地搖著我的身體：「別哭了！哭有什麼用！哭不能解決問題呀！」

爆發的情緒令我狂亂，我用力反抓她的袖子，大聲吼道：「那你告訴我，我該怎麼辦？……告訴我呀？」

「啪！」又是清脆的一聲，我被賞了個耳光。

「混蛋！振作一點好不好！」我再也沒辦法支撐我的意識，彎下腰嚎啕大哭了起來……

……好熱……
……這樣……不……
……燒……
……不行……快點……
……換一下……

……最好是……可以吧……

在我意識模糊的時候，似乎聽到了很多人的聲音。有的人聲音高亢、有的低沈，他們似乎很擔心地在討論某件事。

……
當我睜開眼時，發現自己躺在那棟房子的塌塌米地板上。身上蓋著棉被，濕透的上衣已經被換掉，我身上穿的是一件頗大的襯衫。我坐了起來，發現那女孩正從外面走進來。

「你醒來了呀，你剛剛哭累了，睡著了。衣服是我幫你換的，那件是我爸爸的，大了一些。」

想到居然要一個女孩來幫我換衣服，即使只是上衣，也覺得很不好意思。

「謝謝，不……對不起，真是麻煩妳了。」

「沒關係，這只是小事。」我轉頭一看，發現外面的天空依然是暗的，不禁問道：

「現在幾點？」
「大概兩點。喔！對了，你爸媽剛才來過了，他們叫你

明天早上再回去。」

「咦？什麼？他們來過了？……他們……有沒有很生氣的樣子？」

聽到父母來過，我的心涼了半截。

「哦……還好啦，他們沒有很生氣。只是有一點擔心而已。」

聽到這句話，我鬆了一口氣：「好險。」

老實說，我父母到底有沒有來過，我不知道。但是，聽到她這樣說，我自然地就安心了。

那女孩突然豎起眉毛：「什麼好險？犯錯的是你耶！你應該要愧疚才是！」

被女孩子說教，又想到自己的確是不對，深深的後悔令我低下頭去，說了一聲：「對不起。」

悔恨帶來沈默，沈默將時間凍結，我們就這樣僵持了好一段時間。

過了好一陣子，她首先打破沈默。

「其實我也沒什麼資格罵你，我自己也犯過這樣的錯誤……」

「喔？」這倒是讓我很意外：

「不是我要奉承妳，妳看起來真的很成熟；不管想法也好，說話也好，妳看起來年紀和我差不多，卻好像大姊姊一樣……」

「是嗎？」她苦笑道：「這是有原因的。」

「咦？什麼原因？」
她搖搖頭，似乎不想說的樣子；既是如此，我也不好意思再詢問。想找個理由轉移話題，但卻只是陷入了無言的僵持之中；寂靜、無言。過了好一會兒，她才再度開口：

「其實，不是我父母把我一個人留在這裡。應該說，是我拋棄了他們而自己一個人留在這裡。」

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，我完全聽不懂。

「我本來是有機會和他們一起走的……」

女孩的眼中似乎透出了少許的淚光，但堅強的她卻沒有掉下任何一滴眼淚；也許是逞強吧，但那堅毅的眼神，我的確不曾在任何小孩子的眼中看過。完全不同於他人

的稚氣、輕佻，在她的眼神裡只感到一股極深極深的悲哀。

「那一年……不，那時候，我父母要帶我離開這裡，回到那個遙遠的故鄉去；他們說的故鄉，是個遙遠的國度，是我父母出生的地方。但是，我是在這裡出生的，那個『故鄉』對我而言只是個陌生的島而已。所以，我和你一樣，哭鬧著說不要回去。但是，對我父母而言，這裡只是一塊過客的居地而已，怎麼可能讓我留下來呢？」

一個遙遠而奇異的故事，在我的腦海中慢慢的展開。「他們執意要走，那我只好逃了。我逃到後面的山裡，躲到一個他們找不到的地方。我父母當然來找我了，在山裡不斷地叫著我的名字。但是，我怎麼敢跑出來呢？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當我出來的時候，聽鎮上的人說我父母早就回故鄉去了，只留下這棟房子。我以為他們在開玩笑，想懲罰我；但沒想到是真的……

過了好久，我父母都沒有回來過。」

一個孤苦無依的女孩，從山中跑了出來，尋遍了整個小鎮，卻都找不到自己的父母時，那該是多麼的寂寞無助、孤苦無依？我似乎看到了一個小女孩，孤獨地站在自家門口，望著帶有夕陽的幽靜天空，在尋求著那殘留在風中的親情。這該是多麼的悲哀啊。和她比起來，我的痛苦又算什麼？

「直到現在，我父母都沒有回來過……當然，我已經習慣了一個人生活的日子了。可是，我還是希望他們，能回來帶我回去；即使是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也好，因為，只有他們，才是我唯一的家人……

。」說到這裡，她的眼淚終於滴了下來，但也就是那麼一滴而已。透過那僅僅的一滴淚

水，我似乎看到了一個婀娜的少女，正在獨自啜泣；但也就是那麼一瞬間而已，我揉揉眼睛，眼前所見的又是那個女孩。

她不再說話，因為她已無話可說。

我也不再說話，因為我已經了解她想說的。

雖然沈默，但這卻是心意相通的唯一一刻，是一秒，是一分，也是一小時。

是一瞬間，也是永遠。

「知道嗎？我不希望在我身上發生過的事，再發生在別人身上。所以，你一定要回去，好好地與父母道歉、溝通一下。」

「……知道了。」

關於女孩的身世，及她的故事，我不想深究太多。我只是很滿足於這種無言的氣氛之中，所傳來的一點點關懷。至於什麼是真？什麼是假？我都不想去追究。不管是她的故事，還是我的故事，都只是夢，也都不是夢。

這種帶著悔恨，卻又好像成長了的心情，在我的一生中是絕無僅有的吧。也許日後，還會有更多次。但是今天，就讓我閉上眼睛，陶醉在這一點點的愛戀之中。至少那時我是這麼想的。

時間，就在不曾存在的空間中緩緩流逝。

心的傷口，就在不曾消逝的時間中緩緩痊癒。

不管是不是夢，一切終會結束。分離的時候到了：太陽出來了。

小女孩首先開口：「日出了，你該回去了。你父母在等呢。」

「嗯。」我站起身來，伸了個懶腰。

「還伸懶腰，快點啦。」女孩笑道。

我走向大門，發現陽光正從門縫中滲過來，洩在我的腳邊。是呀！已經是早上了。穿上鞋子，我回頭看著女孩，希望她能對我說一些話。不過，她只是以眼神催促我快走而已。

我推開大門，走進陽光之中。突然，我想起了什麼，回頭問道：「妳叫什麼名字？我該怎麼叫妳呢？」女孩微微苦笑，說道：「名字啊，那麼古早的東西，我早就忘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我失望地低下了頭：「我只是想要個回憶的

名字呀。」

「那麼，叫我『楓』吧。我父親說，他的故鄉是個生滿了楓樹的國度。」

「『楓』呀！該不會像『風』一樣不見吧？」

女孩只是苦笑。

「那麼，我趕緊回去了。」

「再見了．．．．．不，我們大概再也不會見面了。」

我轉過頭，往老家的方向跑去，頭也不回地跑。因為，我不想看見夢的崩壞，和愛的破滅。那棟房子，就讓它保持回憶中的樣子吧。

我已經不記得我是怎麼回到家的，也不記得後來發生了什麼事。唯一有印象的，是後來坐上爸爸的車之後，看見田埂的另一邊，一支竹竿上掛著一件衣服：是『楓』讓我穿在身上的，她父親的那件衣服。它隨風飄呀飄、晃呀晃，在我的心底形成一股漣漪，傳到我身體的每一個角落。

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真實的夢。

．．．．．

過了那麼多年，我也回過中埔好多次，但從來都沒有去看過那間房子。去年，聽叔公說那間空屋已經拆了。我就問道：「那裡面住的人呢？」

「住人？那不是空屋嗎？」

「有啦，有人住在那裡。」

「我也不清楚，好像很早已前就搬走了．．．搞不好是日據時代．．．我不記得了．．．．．」

「沒關係，我知道了。」

夢已經結束了。

不，也許正要開始。

在另一間屋子中，『楓』一定還在那兒，等著她的父母來接她。

這是一個永遠都不會結束的傳說。

一段風的回憶。